候加酱蛋,或者百

叶结; 如果不烧肋

条, 那就是红烧大

-个丰盛的莹

星期天夜光杯/衣光杯

妻子有一位爱种植的 同事,送了她两棵丝瓜苗。 熟悉的幼苗,两片肥厚的 深绿色卵圆形的子叶,上 面有清晰的筋脉纹路。

可能是盆十有些问

题. 这两株丝 瓜长得很慢, **等藤蔓长到有** 五六尺长的时 候,终于开花

是由五片长圆形的花 瓣组成的一朵扁平的艳黄 色大花。不算很美,但也可

妻子早晨起来,看了 阳台上的丝瓜说,"它每次 一朵,不知它开了做 什么?"是啊,丝瓜虽是雌 雄同株,它的花却是分雌 雄的。如果只开一朵,不管 是雌是雄,都注定了没有 长成丝瓜的希望。我也不 知它开了要做什么。

我到阳台上去细细观 察,发现开的都是雄花,而 目花苞都是一串十几个, 生在一根长长的花序上次 第地开

在丝瓜藤上, 我也找 到了几朵正在孕育中的雌 花。雌花却是单生的了,一 个花梗上只有一朵,而且 已经有一个长圆柱状的子 房,那其实已经是一 有雏形的小丝瓜了。

从花苞的数量上就可 以看出,雄花的数量,要比 雌花多得多。

丝瓜上, 雄花就是这

样成串地开,而雌花却是珍 而重之地难得开一朵。在 自然界中,雄性就是这样被 恣意挥霍的东西吗?身为男 子,我不禁要为雄花鸣不平 了。要说有歧视的话,自 然其实是歧视雄性的。

> 但想了想 其中的道理, 我就释然了

丝瓜的雄花开 谈瀛洲 放后,释放出 花粉就算完成了任务: 而

雌花, 却是要长成一枚大 瓜,里面还要孕育几十粒 乃至上百粒种子的。雌花 开得太多,植株必然会不 堪负担。至于雄花, 开放 的"成本"比较小,不妨 多开一些,这样可以保证 每朵雌花都受精。而且, 还不断有蜂蝶来拜访呢。 在我家阳台上"孤独"地 开放的雄花, 谁知道它会 托蜂蝶把花粉带到哪里 呢? 也许是小区另一家人 家的庭院里,正在开放的 -朵雌花?

后来那两株丝瓜还是 开了几朵雌花, 并且都长 成了丝瓜。

阳台上的丝瓜老孰干 燥之后,我去把它剪下,这 时发现瓜的尾端已经掉 下,露出一个圆洞。拿起瓜 来一摇, 里面成熟的种子 就纷纷掉了下来,黑黑的, 长扁圆形。把瓜的皮剥掉 一看, 瓜里也不都是粗纤 维,而是有三个长圆形的 孔洞,纵贯全瓜。自然的设

丝瓜是小市民(此处 不带贬义) 种得非常多的 因为你在乎了,心绪,丝丝缕缕, 一种半观赏、半实用性的 植物, 因为它的嫩瓜可 食,而多纤维的老瓜,又 可用来洗碗、搓澡。种植 丝瓜, 更多的也是出于种 植的喜悦吧。真要吃,也 多数时候是去菜场买了吃。

待他先过。

比牵牛要强。

上海很少有暴露的土 地可以给人种植, 但在老 城区还是常常可以见到在

开车多年,这

是千万次普通等待

中的时刻之一。经

光随着老伯的身影

能够启动车子的一刻。

"感谢让行"的手势。

意或不经意间,

黄昏, 驾车回家。在一个即将右转

的路口, 见一位老伯从左前方缓缓骑行

而来。他骑得慢,预计通过车前还有一

段时间。我轻轻带下刹车,缓缓停住,

目

点点从左移到右,心中暗暗计算着

几乎在同时,一个意外的景象出现

快要骑行到我车前的老伯,忽然侧

我愣了一下,心头微微一热,目光

脸微笑, 利落地抬起右手, 做了一个

注视着老伯缓缓而过。微风掠动起老伯

几缕银发,他全身透着一股温良儒雅的

计真巧妙啊, 它没有让丝

瓜的种子缠裹在网状纤维

里,长久地挂在高处,而是

给它们设计了一个天然的 通道与出口,可以掉下去,

落到下面的泥土里……

丝瓜, 其实是我小时

候就种过的一种攀援植

的素须,碰到什么就抓住

什么, 所以它的攀爬能力

物。不过跟牵牛不

同的是,牵牛是靠

自己的茎缠绕攀

爬, 而丝瓜则是在

茎节间生出有分叉

很小的一块隙地上,比如 街面人家门口留给行道树 的那一小块四方形的十 地, 本来就很小而且给行 道树粗壮的树干占去了很 大部分, 但还是有人会在 树边上种上丝瓜;或者在 树边放上几个破陶缸、漏 脸盆,在小葱、大蒜之中,

你是怎样的人,就会伴随怎样的事。

种上几株丝瓜,而 且拉上绳子让它攀 在我家所在的

小区人口旁边的小 超市门口,有一块裸露的

地面, 在里面工作的那些 中年阿姨在上面种了丝 瓜。她们在那里放了一把 破竹丝扫帚给它做藤架, 丝瓜在上面也长得绿叶婆 娑,非常茂盛。

丝瓜,只要给它充足 的阳光和水分、养分,不 管是什么破烂的环境,都 能长得很好;就像一个生 命力强大的野孩子,尽管 穿着破衣烂衫, 但只要有 足够的食物,就能长得健 康强壮。

一个感谢的手势

周密

温暖。

本帮两个字, 着实说出了上海人 的自信和无奈,也 有些乡间的质朴, 要是拿重音在前的

音,念这两个字,就显得更自信,也更 无奈一些。本帮菜,说穿了就是农家 乐,上海土菜,原材料都是最稀松平常 的, 但是上海这么些大大小小的馆子, 吃下来, 称得上有印象的, 都不算多, 精彩更属凤毛麟角。只有一家,十多年 前一周去两次,每次都扶墙而出,成菜 品质的稳定, 花样的丰富繁杂, 口味的 地道醇厚,都是世间罕见,对,那就是 顾老太太的家宴。

顾老太太要是健在的话,今 顾老太太安定度让HJNL, 在应该过一百零五岁, 我大约有 & 八九年没见过她了, 听说在近百 岁的时候,家人送她进了养老 院,后来的消息就不得而知,当时我惋

惜的就是,哎呀,从此好吃的上海菜, (吃) 不着哉。 "触祭" 要

老太太是本地人,原来家安在浦 广有田地佃农,家里很早就有了 外国牛,可以挤奶,心有余悸地说, 买了外国牛没多久,日本人进来,四 面八方搜罗"花姑娘",她跳进河浜里 一路游到亲戚家,后来才敢慢慢往家 里返。之后年纪有了,嫁到上海,也 是有产业的人家,于是瞻仰她民国的 老照片,一身狐裘在大光明门前等电 影开场,和眼前鸡皮鹤发的老妪,似 平相差不止这点岁数。

如果下午五点来钟到黄浦虹口两区 相交的三角地,俄罗斯领事馆贴隔壁, 很容易能找到武昌路南浔路之间, 顾老 太太住的亭子间。先坐定,歇一歇,小 电视机开起来,老太太耳朵不好,说也 就是开着看看五花六花的颜色, 领领世 面。给倒上一杯可乐, 反手一扣, 蒸碗 里退下一团自制的猪油八宝饭,一碟 子白斩鸡,一盘外面买来的烤鸭,这 算是饭前点心。

正宗本帮菜一定有葱烤鲫鱼;有一 碗红烧肉,随时令,加笋也可以,有时

本帮老太

汤,往往是腌笃鲜 本地方言,南汇奉贤这类"本地"口的底子,猛力加进去蛋饺、肉皮、洋山 芋、蘑菇、西兰花,切几片番茄吊鲜; 几个时鲜蔬菜,最后来一客鸡汤馄饨。

排:

老太的亭子间, 当然是不通煤气 的,用的是煤油炉,这个物件,当时 的小孩子大概只有在画上才见得到。 老太的锅子,用了有几十年,底很薄 了,正好可以配合煤油炉的微小火力, 那把炒菜的勺子真是一绝,用的只有 一半大小,居然点起火来, 笃笃定定,

-样-样的慢悠悠烧好,把碗 盘的边角擦抹干净,端上来。 尤其是烧鲫鱼,这么小的火, 我好事在边上看她,一样锅子 擦干, 葱姜爆香, 入油, 下鱼,

煸得呲啦作响,小铁勺托住了鱼,手 上暗劲一发一抖, 鱼就翻身, 继续呲 啦呲啦,等变色硬挺了,酒酱糖一样 一样放进去,合盖焖一会儿,还要和 我敷衍,耳朵重听,我要是大声了, 她还不满意,说你不要叫得这么响. 我听得见。说着,鱼就冒泡收汁,端 上来,鲜嫩极了。

我回家学着做, 总归杀掉几十条鲫 鱼有的, 也算过得去, 但总是貌合神 离,此乃平生一憾,和朱新建画画不磨 墨, 溥心畬只留下四首曲子同属一个最 高的遗憾级别, 叫千古憾事。

我当年有个蛮大的房子,接老太太 来住一阵, 那时的她, 已经九十四还是 九十五了, 在复式房间楼上楼下满地乱 跑,虽然慢,但是一点儿也不消停,神 奇的是,那条很大很有蛮力的拉布拉多 犬,好像知道她经不起似的,从来不撞 她, 还摇着尾巴在后面尾随, 像是保护 她一般。老大大只剩下两三个牙, 有天 早起,居然把冰箱里的榛子巧克力都吃 了,一边努着嘴,一边说,早上落起来 没味道,寻块外国糖吃吃,怎么里厢有 花生米的啦, 吃的辛苦来。

说完, 阳光灿烂地笑了。



劲。这个影像,自此铭刻在脑海里。-旦想起, 便感觉温暖。

平气和的礼让已是

鲜见。而老伯一个

感谢的手势, 虽然

如此简单,对于他,

抑或仅是一次习惯

当今世界,交通环境喧嚣繁杂,

车来人往中,两者相遇,多是剑拔弩

张之势, 最好能比对方抢过一秒, 心

性的道谢。但在我, 开车这么多年,

以后每每行驶到路口,依然会带下刹车

礼让他人, 但心情变得总是愉悦。因为

曾有这样一位老伯,一位上了年纪的行

者,在不经意间,用一个手势,诠释了

一位行者的礼贤之道, 让其余行者心生

重要的是,这份温暖已系在心头。

文章中有这样的在叙述老上海的前不久看到 这样的 人看到 段用的 位六

辈 公病出一 水不持严 一人讲的 的 谨 笑态或 家

婆子

一目见

氛最为浓厚的时代, 作为一个

美国人在中国, 陈力的工作肯

定会遇到在今天不太能想象的

不便,但时隔多年,陈力最终为

文的

耳闻而臆断其有 k 坡在《石钟山记》 任何事情必须认 是文化圈内的人 贫乏 淆历史的错误源 者是 记》中 名 真但 程技术人员 话 谨 套 习 套一句苏东为惯要求对 事不

度,或者想当然,往往会院,或者想当然,往往会产度,或者想当然,往往会许是参考了其他资料,如许是听老一明目睹,或许是听老一将经历或亲明目睹,或许是听老一次章的作者 老底子

的

事

不

FJ

想

当

好的话 |海老辰 堂、加 老上 但有 光.... ij, 一海 说上

婆子也被父亲卖了……』『备战备荒』、城市掀起了「备战备荒」、城市掀起了「人人」的热潮。那时家里的一铁」的热潮。那时家里的一样」时期,为了打击「帝修

一些铜质器具, 了一阵「大炼钢 修反」,要时刻

原于作者历史知识的 「大 一九五八至 一九五八至 期间的事。 「大 一九五八至 一九五八至 一九五八至 一九五八至

⊹∭文革』是一手去卖了……汤

陈力,中国电影的跨国知音

从艺术的角度来描述中国电 撰的这部电影史在资料方面对 他帮助很大。

可以想象,在那个冷战气

陈力对中国电影的观感、评价 与分析,肯定与此书有很大差 异,他在《电影》一书的前言中 也非常直率地提到了, 他力图 影。当然,他也承认中国本十编

英语读者奉上了他的厚重之作 《Dianying》,我们 称他为中国电影 的跨国知音,是 -点不为过的。 他在此书出版后

·年即被纽约大学聘为电影学 教授,一直到1988年去世。在 他指导的学生中, 不乏如今学 术界的重量级学者,如著名的 早期电影史专家, 芝加哥大学 教授汤姆·甘宁

陈力本人是个奇才,他 1910年出生于汽车城底特律, 1933 年赴苏联在莫斯科国立电 知晓。

影学校学习电影制作,并在导 演爱森斯坦的电影制作团队中 工作;1936年返美后,他一度在 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电影部 供职,上世纪40年代致力于将 爱森斯坦的著作翻译成英语版 本,我国就曾根据他编译的英 文本翻译出版过爱森斯坦的 《电影艺术四讲》;1960年他出 版了《俄苏电影史》。他同时还 是个艺术研究者和文学学者, 编撰过音乐家穆索尔斯基、拉 赫玛尼诺夫、诗人狄金森和小 说家梅尔维尔的传记资料。 而他和中国

电影的这段因 缘, 应该被更多 的中国迷影者所



-阵空寂,几滴淡雨,都会凉至心底; 因为你投入了,情感,点点滴滴,一番 异动,一帆阴云,都让心魂颤栗 因为投入,才会出色;因为真情, 安 才会投入。

在乎,才会有痛苦;无心,则花自 谅 飘零

执著着你的执著, 求索着你的求 一路跋涉,行进着也是一种收获。 在乎自己所在乎的,其他的困苦, 没有什么不可克服。

在乎了,一字一句,一颦一笑,都 会有感受;不在乎,则再惊天动地,也与你痛痒无关。

也许是你太过投入, 你的惆怅, 也就像冬日天天 生成的晨雾……

无论对于什么,太投入的人,总会多点焦虑,多 些烦忧, 然而不投入, 或者没有谁多投入, 就走不出 所期望的路

倾情的投入,就没有走不通的路。因为有太多的 保留和固守,走得通的路,也充满迷雾。

那些真正有所建树的人,都敢于投入,甚至认定 了目标,就义无返顾,而那些患得患失,有所保留和 迟疑的人, 他们离目标总是很远。

投入的人看上去很傻, 但他们最后的成就, 会让 别人惊傻!

这个世界的真情, 比真金白银还要稀缺, 所以当 真情与现实发生冲突时, 我总是宽容真情。

再嘲讽也不要嘲讽直情,如果表现得幼稚,那是方 式问题,与真情实质无关。倘若真情全无,世界就是一 片沙漠,人类将找不到-

丝寄托。 我宁愿周遭都是缠人 的真情, 也不愿被一点虚 伪和欺诈所扰心。

很多事情实际并不 难的是你是否真正去



谢煜明 舌尖上的浪费 (商品类别)

昨日谜面:河内今貌

谜底:时越

(注:别解为"时下的 越南")

院出版社新出了一本题为《Dianying》的书,厚厚的 500 多页 的精装本,作者名叫Jay Leyda (杰伊·莱达,也作杰·雷达)。要 不是看副标题"一种对中国电 影与中国观众的描述"的话,当 时的普通读者也许压根猜不到 那个"Dianying"其实就是中文

电影"的拼音,而电影,美国人

倒是再熟悉不过了。

197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

顾名思义,这是一本关于 中国电影的英文专著,而且,它 还碰巧就是英语世界第一本中 国影中著述, 在之后的许多年 里,始终是英美院校师生了解、 研究中国电影最基础也最重要 的一本参考书。作者莱达,尽管 几乎不懂中文, 但却神奇地有

个中文名字,叫"陈力"。他的太 太,是民国年间的著名外交家 陈友仁的女儿, 著名芭蕾舞演 员陈思兰

1959年10月,陈力被中国

文化部聘为外国 专家,担任了一 年前创建的中国 电影资料馆的顾 问,主要工作是

为馆藏的美国影片编目。据那 时的中国同事回忆, 他找机会 观摩了不少中国电影, 并且每 看一部后就写一篇评论,这些 评论资料馆翻译出来后还提供 给电影界领导和相关单位作为 内部参考。无疑, 他后来这部 《电影》一定是建立在资料馆大 量看片的基础上的。

陈力在中国工作了大约5 年,1964年回美国。在此之前,

倒是一次难得的惊喜。

中国国内已经出版了作为官方 版本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两 卷本),作为美国的电影学者,